



河南省首届 戏曲观摩会演剧本选

第一輯

司馬芳告狀
張飛滾鼓
賀后罵殿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河南省首屆戲曲觀摩會演劇本選第一個集子，其中包括三個劇本，都是這次會演中整理挖掘出來的豫劇傳統劇目。

“司馬茅告狀”獲得會演劇本一等獎。是一個對惡勢力進行了深刻控訴和諷刺的鬼神戲。“張飛滾鼓”也是會演劇本獎一等獎。這是一個三國戲。它通過劉封欲篡帝位，張飛前往滅除的故事，描寫了張飛有勇有謀和無比義氣，也刻劃了劉封的丑惡形象。“賀后罵殿”獲得會演劇本獎三等獎。這個戲寫的是宋朝趙匡胤害死兄王篡奪帝位，賀后上殿責罵，匡胤無奈，濫加封號，緩和宮庭矛盾的故事。

河南省首屆戲曲觀摩會演劇本選

(第一輯)

司馬茅告狀、張飛滾鼓、賀后罵殿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壹號

地方國營鄭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

豫總書號：592

787×1092 1/32 · 1 $\frac{1}{4}$ 印張 · 31,000字

1957年4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數：10,069—20,084冊

統一書號：10105.98

定價：0.14元



司馬茅告狀

(予 劇)

寧陵縣人民予劇團整理

人 物

司馬茅(茅)

增福財神(財)

司馬茅妻(茅妻)

文昌帝君(文)

司馬俊妻(俊妻)

城 隍(城)

徐 豹(豹, 徐府管家)

五 奎 星(奎)

徐 虎(虎, 徐府打手)

土 地(土)

王 三 正(王)

皂 君(皂)

張 玉 皇(玉)

金 童(童)

李 太 白(白)

玉 女(女)

東嶽天齊(東)

金 甲 神(甲、乙、丙、丁)

五帝閻君(閻)

速 報 神(甲、乙、)

第一場 遇 廟

(司馬茅挑書、筆、劍和人頭上)

茅：(唱)氣凶凶出京城好嘆嘆！

(夾白)兄弟，兄弟，兄弟呀！

司馬茅昂頭不住恨蒼天。大比之年開科選，
俺弟兄進京去求官。進京城俺把號房占，
作几篇文章呈上觀。文章中中了大人眼，
点俺狀元和榜眼。不料想徐家弟兄去趕考，
二賊子全仗有銀錢。花去銀兩整十萬，
買走俺狀元和榜眼。小兄弟科場去把理辯，
主考官貪賊徇私行了奸。捏罪名搗亂考場定下罪，
小兄弟斷頭台上染黃泉！在京城我到处把冤喊，
具都是官官相衛有牽連。正行走有一座天齊古廟，
進廟去見神聖我訴訴屈冤。(進廟)

天齊爺，天齊爺呀！在下司馬茅家住司馬庄的人氏。只因大比之年，皇王開科，我們兄弟進京趕考，狀元榜眼，已点到俺們弟兄頭上。可恨徐永遷、徐永年兩個賊子，既不仗文，又不憑武，从中花去白銀十萬兩，買通主考官員，抽梁換柱，把俺弟兄的功名一筆勾去。小兄弟司馬俊科場辯理，主考官故捏罪名，說俺小兄弟搗亂考場，立即斬首。我家兄弟含冤而死，祈求上神爺與俺報仇！啊，你為何不言？為何不語？

(看介)壁画，山水，好呀！

(唱)山山本比五岳低，五岳頂上有神棲。

年年朝山進香去，您居高臨下笑嘻嘻。

人間多少不平事，你為何裝聾作啞一字不提！

倒不如粉壁牆上提詩句，留傳萬代叫人人皆知。

（拙筆提詩）大地上雖廣闊無處可去，

貧民命如荒草任意割夷。

好文章無杈柄難求官位，

有銀錢買狀元毫不費力。

（接唱）整行囊携衣襟出廟去！背人頭乘夜色趕回家里。

（下）

第二場 盼 歸

（司馬茅妻和司馬俊妻上）

茅妻：（唱）咱妯娌出房來心神不定，

俊妻：（唱）想起來奴相公常挂心中。

茅妻：（唱）他弟兄進京去趕考，

俊妻：（唱）半年多未曾把信通。

茅妻：（唱）臨起身再三囑咐他，

俊妻：（唱）得不得官職早回程。

茅妻：（唱）家內撇下咱妯娌倆，

俊妻：（唱）終日里勤勞渡營生。

茅妻：（唱）多蒙好心伯伯王三正，

俊妻：（唱）咱缺米少柴他常照應。

茅妻：（唱）但愿他弟兄魁名中，

俊妻：（唱）也不虧十年寒窗苦用功。

茅妻：（唱）到門外去把他弟兄觀望，

王：（上唱）王三正報兇信來到門庭。

姪媳開門來！

茅妻、俊妻：（開門）原來是王伯伯，你气喘吁吁為了何事？！

王：去至家中再講！（同進門）

茅妻、俊妻：王伯伯請講。

王：姪媳呀！

（唱）適方才在大街听人言講，新科狀元還家鄉。

徐府張燈又結彩，有一個兇信亂傳嚷：

司馬兄弟落了榜，二相公在科場一命亡！

俊妻：（唱）听一言嚇的我神魂漂蕩，頭昏目眩痛斷肝腸。

回想他离家時節身無恙，未料想在科場竟把命喪。

茅妻：（唱）這才是無端大禍从天降，為求官未得名反遭命亡，

可嘆我兄弟死的苦，他身屬何罪犯君王？

王：（唱）勸你們切莫要過於悲傷，老漢我有話細听衷腸。

這千里兇信听人講，大相公還未回家鄉。

您妯娌先回小房內，我去到徐家庄再打听其詳。

俊妻：王伯伯呀……

王：姪媳，千萬要保重身體，且暫回房等候于我，我再到徐

家庄去探听探听。（向茅妻）姪媳，你……

茅妻：弟妹随我回房去吧！（二人下）

王：唉！……（下）

第三場 逼銀

（徐豹、徐虎上）

豹：（念）少爺魁名中，

虎：（念）人役也威風。

豹：徐虎賢弟！

虎：徐豹老兄，什么事呀？

豹：今天狀元爺命我帶領你，前往司馬茅家，催逼銀兩，可該施展施展咱們的威風啦！

虎：怎么，到司馬茅家催逼銀兩？

豹：怎么！你忘啦，今春大比之年皇王開科，司馬茅兄弟進京趕考，借貸咱徐府白銀三十兩，如今狀元爺命咱哥倆前去催討，走吧！

虎：聞听人言，司馬茅家中無有隔宿之糧，況司馬俊被斬首法場，司馬茅下落不明，那里能能有銀子還咱呢？

豹：唉！你那里知道，今年清明節那天，咱們隨同狀元爺郊外踏青，行至司馬坟園，偶遇司馬妯娌二人，長得非常美貌，咱們狀元爺一見就愛慕在心，今天說什麼前去討銀，分明叫咱去折他的人口。

虎：噢……哎，大哥，這三十兩銀子那能折人家的人口啊？

豹：你那里知道，咱們狀元爺，已將三十兩的借單，十字上邊用筆添上一撇，不就成了三千兩啦嗎？

虎：噢……哎，這個黑臉可由你來當啊！

豹：當然啦，走吧！

虎：走（二人走圓場）來到啦！

豹：上前扣門？

虎：是！喂，司馬妯娌在家沒有？

茅妻：（上，念）晝夜苦盼大郎回，

听见叫門心內驚。（開門）

（白）你們二位到此有何貴干？

豹：把咱們的來意給他說一說。

虎： 是！管家。我說大嫂，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是來求着
你來啦？

茅妻： 求我何事？

虎： 大嫂，我想你不会忘記的，只因你家司馬相公，今春進
京趕考，缺少路途盤費，貸借我府銀兩，如今我家少爺
得中狀元榜眼，榮耀而歸，修葺祭祖，每日張燈結彩，
賀客迎門，只是我家狀元爺未從上任，
銀子一時不便，故而來向你家討取白銀三千兩。

茅妻： 啊！怎么三千兩？

虎： 是啊！

豹： 不錯，原借是三十兩，你要知道，死銀子活利，利加利、利滾利，將近半年，連本代利，折夠三千兩啦！

茅妻： 我問你何利何息，折算銀兩三千，分明是說詐！

豹： 你說什麼？你这女人張口傷人，有污辱我狀元府的尊
嚴。當初借銀是為了你家方便，今天倒罵起我府來了！

虎： 哎，管家你別生氣，大嫂你也別惱。常言講的最好，私
憑文約 官憑印，我們來討賬是拿有真憑實據的。你信
口胡說，可就不講理啦！大嫂，我看你还是趕快想個辦
法吧！

茅妻： 我弟京城喪命，我家丈夫下落不明，家中分文皆無，請
二位暫且回去；等我丈夫回來再作定奪吧。

豹： 我府急需用銀，我們那里敢作的主。狀元爺的嚴命，有
銀便罷……

茅妻： 倘若無有？

豹： 以人抵債！

茅妻： 啊，那個州官府衙判斷，我來問您……您可講王法？

豹： 王法？哼……我們狀元府就是王法！老實告你說吧，今

天沒有銀子，你們妯娌二人就得随俺过府一趟。

茅妻：啊！我妯娌即如过府抵債，苦工作价，狀元府的三千兩銀子，恐怕也难以抵补，我看你們是蓄意不良！

虎：哎，既然大嫂和弟妹願意过府，这就好說啦，何必苦勞終日，以苦工作价，如若狀元爺不顯破旧，憑您妯娌兩个人的容貌，虽不能攀个明媒正娶，也可以收房作妾呀！

茅妻：賊子呀！

（唱）賊子行事太兇殘，你不怀好意狠心肝，

三十兩改为三千兩，討債逼人是您擺下的圈。

既为官知法犯法不講理，苦逼俺妯娌为那般？

我去告狀也难遇清官断，怕他們官官相衛狼狽为奸！

我心乱如麻回房轉！（轉身）

豹：別走！还没有說个青紅皂白，走就走清了嗎？

茅妻：我与我弟妹要商議商議，要賤不進門，你們等待了！

虎：我們是限时不限日，頂多一个时辰，我們在門外等着你們哪。（二人下）

茅妻：（急進門，唱）弟妹快來有話言。

俊妻：（上）嫂嫂，你……

茅妻：（唱）他兄弟当初赶考把京進，借貸徐家三十兩銀。

如今差人來討債，本利折成三千兩銀，

立即有錢倒还罢，沒銀还債折算人！

俊妻：（唱）这才是苦霜專打無根草，豺狼虎豹把門封，

有錢的人不知害死多少命，这遭遇都出在咱的家中。

至如今山窮水尽無路走，眼看要家破人亡一場空。

夫一死我活着有何用，絕不能受辱到賊府中。

悲悲切切回房去……不如懸梁落根繩。（急下）

茅妻：（唱）弟妹不言回房去，恐怕自縊喪性命，
進房去我把弟妹勸，（見俊妻吊死退出）
一步去遲他喪殘生！

（哭白）弟妹呀，弟妹！我知道你是生望已絕，被迫而死，
人有一綫之路，也不願去死。俗語說的好：“活的正直，
死的干淨”，難道說，嫂嫂我能被逼去賊府受辱嗎？不
能，不能！夫君呀，夫君！苦等夫君，再苦無怨，今天
大禍當頭，我是等你不得了！

（唱）家遭禍夫不歸弟把命斷，弟妹死我心慌意亂如刀剗！
門外逼人閻王債，盼夫不歸眼望穿。

莫怪為妻自尋死，我怎能身受屈辱活人間。

夫君呀，夫君！咱夫妻今生是見不着面了！弟妹呀，弟
妹！黃泉之下等等我，我要趕你去了！（急下，豹、虎
二人上）

豹：快一個時辰啦，怎么不見出來呀！石板上倒涼粉——冷
凝這啦！走！進去。

虎：要賬不進門呀！

豹：她跑了怎么办？不管三七二十一，進去看看。

虎：好，（進院）司馬妯娌出來講話！

豹：喂！你們妯娌二人听着，不用再借故推磨時間啦！我們
哥倆在府里事忙耽誤不起呀！

虎：哎！怎么不答話呀！（豹指虎叫分屋去找）好！（二人
進屋后狼叫一聲急出）哎呀！……把人逼死啦！這人命
關天可如何是好？

豹：怕什么？有咱們狀元爺撐腰作主，慢說是兩條人命，就
是三條五條还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只用四寸長一張紙條
送到縣衙，一不驗屍、二不報官。走，回去，可惜狀元

爺不能如願以賞。唉！（二人極怕跑下）

第四場 告 神

（司馬茅上）

茅：（唱）日落西山回家中，來到了大門口難進門庭，

小兄弟在科場一死喪命，弟媳要問到我何言應承？

無奈何只得把家進——

我弟兄進京趕考，這半年的光景家里破壁殘垣，落得如此荒涼，實在不成個家園了！（邊走邊說）娘子，為丈夫我還家來了。啊！你為何不言？為何不語？莫非你得知我名落孫山，連出來答話也不值得了嗎？好個沒良心的，我要進房去了！（進屋急退出）

（唱）見我妻吊死在小房中！轉身我到弟妻房門外，

（夾白）弟媳快來！

咱家出了大事情！

（夾白）你為何不言？為何不語？啊！難道你你……

迈步我只把小房進，果然弟媳也喪殘生。

他妯娌為什麼一齊喪命？倒叫我司馬茅心中不明，想起了伯伯王三正，我家事托于他照應，

急忙忙到王家去把他問——

王：（上唱）原來是司馬大相公。

茅：哎呀伯伯……王伯伯呀……

王：（唱）你弟兄進京去趕考，我問你功名成不成？

茅：（唱）王伯伯休要提功名，提起功名一場空。

俺弟兄進京去趕考，小兄弟科場喪殘生。

我問他妯娌因何事，為什麼都懸樑喪性命？

王伯伯与我說实話，我要伸冤报仇到公庭！

王：啊！

（唱）我与她东庄去借米，日落剛才轉回程，
你說她妯娌上吊死，这樁事我也不知情！

茅：（唱）王伯伯你……你怎不給我說实話，
那一个是我的親戚鄰居好賓朋！
难道你是个怕事佬？隱隱瞞瞞为何情？

（白）你既然不知，那个知道我家之事？

王：你家左鄰張伯伯常在家中，不免你先去問过于他……

茅：好，告辭了！

（唱）急忙問信張家去。（急下）

王：（唱）受托的人兒落怨情。是不是我送兇信他妯娌喪命？
这真叫老漢我難猜難明！这才是屋漏遍遭連陰雨，
破舟又遇当头風，可嘆他一家人身遭不幸，
少时我到他家細看分明。（下）

茅：（上唱）張伯伯不与我說实話！

（瘋狂笑）哈哈！哈哈！哈哈……

（唱）到庄头去問問土地老公（圓場）

走上前打一躬，把話說与土地听：

他妯娌为的什么事，为何懸樑一根繩？

土地与我說实話，我伸冤报仇到公庭！（压板）

（夾白）我問你为何不言？然何不語？不言不語，不問你了！

問土地他不与我把話論，

回家去問一問張皂君。（圓場）

低头我把廚房進，皂君爺爺你听在心：

他妯娌为的什么事，为什么一死命归陰？

还要你与我說实話，我与他妯娌把冤伸。（压板）

(夾白)你与我說,你与我講!你為何不言?為何不語?
你為一家之主,有飯你先吃,有事你先知,我家出了滔
天大禍,你然何不管?然何不問?不管,不問……我要
告你們哪!

問土地他不与我把話講,回家來問皂君也不開腔!

急忙我把灯点上,翻身再搬桌一張,

搬兩把椅兒当院放,再端筆墨和紙張。

司馬茅要寫冤枉狀,我要告天告地告上蒼。

司馬茅磨墨不用想,提筆先告張王皇,

你枉在上方為神聖,咋不給黎民免災殃

二張大狀氣恨恨,再告太白李真人。

三張大狀怒不息,再告東獄老天齊。

四張大狀恨難忍,再告陰曹五閻君。

五張狀告的是本京城隍,六張狀告的是增福財神,

七張狀告奎星科場打混,八張狀告的是文昌帝君,

九張狀告的是周公土地,十張狀告的是張家皂君。

冤枉狀寫畢用火焚,恨不能覓長梯上天去把理分。

俺居家人等都死淨,冤仇不報憤難平!

黑漆漆看不見一綫路徑,家敗人亡一場空!

滿院我撒起無情火,(放火)破爛的家業一火熄!

大火越燒我心越靜,(大笑)哈哈!哈哈……

不如我扑火……(扑火,灯光暗)

第五場 對執

玉:(上唱)靈霄殿云層冲霄汗,金童玉女來站班,

天連地來水連天,龍恋大海虎恋山,

今日吾当登宝殿，灵霄殿上会羣仙。

金鐘三响吾党登殿，單等着諸佛神來到殿前。

速：（上）啓稟上神，司馬茅告下十張大狀。（捧上十張大狀）

玉：呈上！（接狀）

（唱）我只把十張狀觀看一遍，司馬茅十張狀專告佛神。

開言來把金童一声便叫，撞金鐘宣過來太白真人。

白：（上唱）忽听得灵霄殿撞金鐘，來了我太白李金星，

望定玉帝把禮奉，問上神宣太白有何事情？

玉：（唱）我只把十張狀交付于你，一字字一行行你細觀分明，

白：（唱）接過來十張狀仔細觀看，狀紙上也有我太白真人。

司馬茅作此事情理不順，真乃是胡乱告你欺相滅神。

走向前望玉帝复奏一本，倒不如宣過來被告佛神。

玉：（唱）叫金童撞金鐘玉鼓击振。

（众神上）

众神：（同唱）問玉帝击玉鼓所為何因？

玉：（唱）司馬茅他寫下十張大狀，十張狀只告下众位佛神！

东：（唱）又听得玉帝把話論，

閻：（唱）胆大的司馬茅欺相滅神！

城：（唱）尊玉帝你只把司馬茅提進，

众神：（同唱）提過來司馬茅細問原因。

玉：（唱）諸佛神在灵霄且坐隱，那司馬茅他到來再把理分。

东：（唱）上一排坐下我东嶽神聖，

閻：（唱）下一排坐下我五殿閻君，

城：（唱）施一禮坐下我本京城隍，

財：（唱）打一躬坐下我增福財神，

奎：（唱）五奎星站鰲頭提筆点斗，

文：（唱）这一边坐下我文昌帝君，

土：（唱）有土地我坐到門墩以上，

皂：（唱）張皂君無有坐依住牆根。

玉：（唱）出言來速報神一声便叫，提過來司馬茅那個鬼魂！

速：（白）帶司馬茅來！

茅：（唱）司馬茅入陰來心如油滾，雖然死心头恨未減毫分。
往前看霧騰騰幽延小道，往後看黑暗暗望不見乾坤。
來只在蓮台下雙足站穩，蓮台上只坐下眾位佛神，
是是是明白了來情去路，十張狀狀告的就是他們。
喊三声屈死鬼司馬茅進，諸上神你望望我这屈死的冤魂！

玉：（唱）喝住了司馬茅真來狂妄，為什麼你狀告我張玉皇？

茅：（唱）你枉在上方為神聖，咋不給黎民查災殃！

玉：（唱）那里天高不下雨，是那里地旱不收糧？

茅：（唱）說什麼天高不下雨，講什麼地旱不收糧，
好田地都被惡人占，貧窮人只落得家破人又亡！
天下人供俸你青天為上，求得你樣樣事明查其詳，
賣子女買香燭把你敬仰，誰知你坐靈霄自樂安康！

我該告你！

白：（唱）好一個司馬茅情理不順，為什麼狀告我太白真人？

茅：（唱）你枉在上方掌大印，咋不給黎民查毫分？

我該告你！

東：（唱）喝住了司馬茅實在無理，為什麼你告我東嶽天齊？

茅：（唱）曾記得紂王無道寵旦已，摘星樓上排晏席。

賈氏夫人墜樓死，你帶領人馬反西岐，

反西岐投奔武王主，給您居家報冤屈，

您的冤仇都報去，俺的冤仇你咋不提？我該告你！

閻：（唱）司馬茅告閻君有何理論？

茅：（唱）我兄弟在科場死的寒心。他讀書受過十年寒窗苦，
新科狀元得在身。小兄弟年長十八歲，
為什麼生死簿錯勾他靈魂？

我該告你！

城：（唱）司馬茅告城隍所為何因？

茅：（唱）好不該錯打開豐都城門！

我該告你！

財：（唱）司馬茅告財神憑何理論？

茅：（唱）你不該把金銀都增給作惡的人。俺弟兄趕考把京進，
狀元榜眼得在身，徐家二賊花下銀子十萬兩，
買走俺的狀元榜眼他作貴人。
金銀若不增惡人手，我兄弟他怎能一命歸陰？

我該告你！

奎：（唱）告我五奎星所為那款？

茅：（唱）手拿着珠紅筆你咋錯點文人？

我該告你！

文：（唱）司馬茅告文昌所為何故？

茅：（唱）為什麼在科場你咋不中有才能的人？

我該告你！

土：（唱）司馬茅告土地所為何事？

茅：（唱）為什麼你坐庄頭不管庄村？

我該告你！

皂：（唱）司馬茅，難道說你告我燒鍋不滾？

茅：（唱）當一個一家之主，俺家中有了事你咋不稟上神？

玉：（唱）又听得司馬茅對把口供，瞞怨聲道台下諸位佛神，
看起來眾佛神都該遭貶。

眾神：（白）還有上神！

玉：（唱）怎耐是狀紙上也告着吾神，我只把当家官再三瞞怨，
在天空掌大印你咋管的羣神？

白：（唱）尊玉帝你不要把我瞞怨，这些事未稟报我不知音。
我只把众佛神一言喝住，有吾神尊玉旨罰办你們！
有东獄和城隍逐俸三載，有文昌和奎星不入場門，
贈福神吾罰你白銀十石，有土地和皂君边外充軍。

众神：唉！慢着！

东：（唱）走上前去把理論，

城：（唱）回稟上神听在心，

財：（唱）司馬茅为的司馬俊，

奎：（唱）他家中还屈死兩個鬼魂，

文：（唱）生死簿本是閻君执掌，

众神：（同唱）这都怨五閻君他惹下的禍根！

閻：（唱）尊佛神您不要把我瞞怨，生死簿我断的不差毫分。

司馬茅入陰來具是胡告，我同着众佛神与他对对口供！

（夾白）司馬茅！

喝住了司馬茅胆比天大，你竟敢入陰來欺相滅神！

茅：（唱）非是我入陰來欺相滅神，我兄弟死的苦含冤未伸！

閻：（唱）你兄弟白馬星該他命尽，因此上生死簿勾命入陰。

茅：（唱）說什么白馬星該他命尽，我家中还屈死她妯娌二人！

閻：（唱）司馬茅在陽間你陰事不懂，难道說我徇私有了歹心？

茅：（唱）依你說無私又無弊，作惡人你为什么不一勾命入陰？

閻：（唱）作惡人虽未死时辰不到，生死簿并無有屈死的鬼魂。

茅：胡講！（唱）我若能在陰曹地府掌大印，

生死簿上我定能查到屈死的鬼魂！

閻：（唱）查到了陰曹府讓你执掌。

茅：（唱）查不到你把我鋸解分身！